

蔡东藩◎著

垂帘执政

慈禧太后

①

通中
俗国
演历
义代

ZHONGGUO LIDAI TONGSU YANYI



典藏版

慈禧太后①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蔡东藩◎著

垂帘执政

慈禧太后①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垂帘执政·慈禧太后①/蔡东藩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3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ISBN 978-7-212-03800-7

I.垂… II.蔡… III.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1777 号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慈禧太后①

垂帘执政

蔡东藩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莉 刘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7.25

字数:140 千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800-7

定价:18.00 元(典藏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民初著名作家蔡东藩曾先后撰写了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慈禧、民国 12 部通俗演义，全书 1120 回，合计约 700 万字，写了自秦始皇至民国 13 年（1924 年）间 2170 年的历史（其中民国演义后 40 回由许度父续写），为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的宏篇巨著。这次本社搜集多种版本，将原来的 12 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编成《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分为 36 个分册精印，以便于广大读者收藏和阅读。

蔡东藩（1877—1945），名邨，字椿寿，浙江萧山临浦人。20 岁前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不久即因厌恶官场恶习称病返乡。辛亥以后，蔡氏开始撰写本书，1926 年 9 月全书告成。印发后风行海内外，销量很大，对普及中国历史、激励民众爱国热情和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东藩治学严谨，务实求真，诚如他自己所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由于这部演义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适当借鉴了演义体小说的写法，增添了一些情节与人物性格描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在许多方面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

本书作者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讴歌了历朝保卫和振兴祖国的英雄人物，鞭挞和抨击了历代统治阶级的凶残、荒淫和伪善，还以较大篇幅描绘出旧中国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惨烈图景。本书在记述历朝史事和人物时，显现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对资治平乱、休养生息、治学为政之道，书中均有精彩的阐发和独到的见解，给读者带来丰厚的教益与启示。因此，本书是一部进行中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历史资料。

由于时代和作者身份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书中不时流露出正统思想和纲常礼教观念；对农民起义，虽不乏客观反映，但多有贬抑之辞，这些均属瑕不掩瑜。蔡东藩作为一代文坛巨子，他的代表作《中国历

《史通俗演义》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吸取这份文化遗产,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在编校过程中难免发生疏漏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教正。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年3月

序 言

有清一代之女后，前有孝庄，后有孝钦，皆以才色闻，而孝钦尤过之。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善驭多尔袞，卒令八龄幼主人主中原，开一统之盛治。孝钦则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几若凌驾孝庄。乃其后误信谗构，妄任俭人，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而清室以墟。是何也？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暂试，不可常专。孝庄虽亦预政，卒未秉揽大权，故所试有效。孝钦三次临朝，威权莫比，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则甚矣！牝鸡毋晨之训，固不可违也！晚清之季，党人蜂起，保皇党笔伐于先，革命党口诛于后，孝钦之名为之大损。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卷帙无几，第述宫闱秽亵事迹，近诬蔑毫无价值，故不崇朝而毁灭。清室已覆，复有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顾或稗贩西文，未必尽确，或掇拾野乘，所见多偏，据片面之见闻，漫欲加以论定，保无有管蠡之诮者。鄙人前辑《清史通俗演义》，于孝钦一生行迹，十举四五，自谓粗得大凡，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仍用演义体裁，哀录大政，遍采遗闻，得书四十回，都二十余万言。要旨在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阅者得是编以证之。其或足以饬目也欤！编竟志数语，以作弁言。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

目 录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001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006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011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016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021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026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031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036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041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辟 戮辅臣创制垂帘	046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飭朝纲	052
第 十 二 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057
第 十 三 回	册立中宫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064
第 十 四 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069
第 十 五 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穀后殉节	074
第 十 六 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079
第 十 七 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085
第 十 八 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090
第 十 九 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095
第 二 十 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100

第一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髻年

母后临朝，自古所戒。有史以来，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史称她作女中尧舜。此外，如汉唐时代，母后当国，外戚、内竖，夤缘幸进，把一朝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史家悬为厉禁，将母后临朝的制度，视作蛇蝎一般，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误国的罪魁。揭出宗旨。

在下生当前清季世，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只清季母后垂帘，始自同治初元。咸丰帝驾崩热河，太子载淳嗣位，年号同治。这同治帝尚是冲龄，未能亲握政权，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就依附历史，援母后临朝的成制，一意举行。当时，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都被她一概扳倒，杀的杀，死的死，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那个还敢出来作梗！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妙。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素性贞娴，本没有临朝的思想，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未免两可其间。那拉氏虽母以子贵，究竟不好抹煞嫡母，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抬出两位母后，垂帘听政。这正是旷古无两。这时候的国势，正忧危的不得了，洪、杨余党蟠踞长江，赖、张两捻出没大河，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英法联军长驱入京，城下乞盟，割地偿款，京内外的元气几乎销磨殆尽。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用人行政，各适其宜，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且乘此辑睦邦交，勘定内外，河山再奠，日月重光，俨然有中兴气象。不但海内人民盛称懿德，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歌颂一时。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因为慈安性质冲和，事事不愿专擅，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这慈禧后福至心灵，神强力固，所言所行，无不顺手，内而宫禁，外而朝野，没一个不服她见识，没一个不奉若神明。欲擒先纵，是文中应有之笔。

到了同治驾崩，光绪帝以弟承兄，又是一个小皇帝，两太后仍然训政，依旧七轡无惊。一瞬数年，慈安谢世，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自不必说。直至光绪亲政，慈禧退养颐和园，名为不亲朝事，暗中恰也与闻。不料中日战起，中国的水陆



军，统一败涂地。邦人士未识内情，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更增一倍。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恨不得立刻斡旋，转败为胜；康梁新进，引为知己；戊戌变法，百日以内，维新诏旨联翩下来，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脚忙手乱。顿时怨声载道，物议沸腾。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开通的少，遂捕风捉影，谗间两宫。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三次垂帘，驾轻就熟。总道她能保全国脉，挽回气运。谁知天意变迁，人才衰歇，一班献媚贡谀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免不得照例敷衍，苟且塞责；还有几个皇亲国戚，窥伺慈禧的意旨，勾结内侍，播弄宫中。端刚之肉，其足食乎。酝酿久之，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几乎把二十二行省，四百兆生灵，尽行断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互相钳制，囹圄一个大中原，无从分起，只好我觑你，你觑我，彼此瞠目一番，舌桥而不敢下，迁延多日，没人发难，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再敦和好。但寇氛虽靖，民力渐凋，四百五十兆的赔款，母子盘剥，已足刮尽中国地皮，吸尽华人膏血。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一落千丈。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平心之论。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精疲力尽，那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晏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直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络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是极。

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作为稗史的先声，可奈累岁奔波，不遑着手。坊间的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已陆续出版，先我著成，转令在下落了人后，只好搁笔。但因夙愿未偿，于心难忍。适值丁戊二年，家居无事，借翰墨以消愁，就文字以论古，不揣冒昧，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在下不敢妄撰，沿称为西太后，以便省文。全书仿演义体，语语浅近，老妪都解。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有善有恶，可劝可惩，倒也不无小补。且书中内容，统系得诸遗闻，征诸故乘。于西太后三次临朝，原是备陈颠末，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也曾哀录一斑，看官试悉心详阅。在下已将楔子说明，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崇论宏议得未曾有。

却说西太后那拉氏，乃是叶赫国后裔。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向居长白山麓，为满洲各部盟长。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以后，居住赫图阿拉城，与叶

赫国相距不远，互相嫉妒。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突如其来，煞是奇怪。这六字映入眼帘，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倒也暗吃一惊。看官到此，恐未免模糊起来。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只好就此补叙。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明朝曾称他作建州卫，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因此建州二字，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那碑文并非新凿，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那得令人不惧！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自称叶赫国大贝勒，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惹得努尔哈赤性起，兴兵与抗。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一阵厮杀，众不敌寡，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可见兵贵精不贵多。不得已，易战为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暂算和亲结案。赔了夫人又折兵，叶赫主安得不恨。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膨胀，时常忆及碑文，想把那叶赫国灭掉，免留后患。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料知努尔哈赤不怀好意，尝遣使进贡明廷，望他保护。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主庸臣佞，文恬武嬉，曾出征努尔哈赤，发兵二十万；叶赫也出兵二万名，会合前进，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避实攻虚，又把明军杀败。叶赫兵连忙逃回，三停中已少了两停。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叶赫贝勒金台石，方承兄嗣位，收拾残烬，登城固守。怎奈大势已去，独力难支，等到城虚饷绝，免不得被他攻陷，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成擒。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竟将他推出斩首。满期斩草除根。临刑时，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怨愤深矣。努尔哈赤虽闻此言，恰也不以为意。叶赫灭后，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礼烈亲王代善，太子皇太极，均系那拉后所出。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嗣立。因血统所关，不忍绝叶赫子孙，格外施恩，存他宗祀，所以那拉一姓，尚得一线苟延。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就是金台石的侄儿，也不知是真是假。若实有其事，那明珠贪墨性成，也是清室的蠹贼。幸亏清室方盛，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大权不致旁落，总算太平过去。原是大幸。传到道光季年，宣宗为诸皇子选妃，满蒙大臣家的女儿，遵章应选。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颇称上意，宣宗拟指配四子。详问氏族，寻闻是那拉两字，不由的惊惶起来，踌躇一回，命罢指婚。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你猜我测，莫名其妙。后由宫中传出秘旨，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恐怕那拉入宫，异日或升为国母，适应金台石的愤言，搅乱国家，因此停选。这尚是天不亡清，并非宣宗善防。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做祖宗的杜渐防微，总想创垂久远，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那



子孙恰记不得许多，选妃时只论才貌，不问姓氏，于是这个有才有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春秋之旨微而显。

西太后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叫作惠徵，曾为安徽候补道员。只因时运不济，需次了好几年，竟不曾得一好缺，弄得囊底萧涩，妙手空空，几苦得不可言喻。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姓吴名棠，籍隶盱眙县，与惠徵有僚旧谊，平时见惠徵窘状，代为惋惜，有时或解囊相助。惠徵非常感激，每语家人道：“咱们如有日出头，吴同寅的大德，断断不可忘怀。”兰儿听了，牢记在心。兰儿是时，不过十龄，垂髻覆额，弱眼横波，已生就几分风韵。尚有一个妹子，面貌与兰儿仿佛，只体态骨骼，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而且性情生得特别，资禀更是不凡。她于针黹缝紵等项不甚注意，平时只管看书、写字、读史、吟诗，把西子、太真、飞燕、灵甄的故事，更记得非常烂熟。少成若天性。暇时，与乃父惠徵谈论，惠徵尚被她难倒。兰儿见乃父无言，更说得天花乱坠。惠徵听得不耐烦，常怒斥道：“你一个年轻女子，说什么上下古今。本朝旧例，只有须眉男子，好试博学鸿词，若巾幗女流，任你如何淹博，总用不着哩！”兰儿恰从容对父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女儿现虽贫苦，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志趣确是过人，可惜未曾醇正。惠徵听这一席话，也觉暗暗惊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我现在落拓得很，连衣食都办不端正，你还痴心妄想，望做皇后妃嫔。哼哼！这等奇遇，轮你不着。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做个灶下婢便罢。”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忍着气，退入闺中。惠徵还是太息不住。过了一两天，闻有友人来访，惠徵不知是谁，接阅名片，乃是吴棠二字，便叹道：“我是一个穷道员，除了他，那个还来看我！”门前罗雀，古今同慨。说罢，忙整衣出迎，彼此相揖，未能免俗。两下分宾主坐定，互为问答。惠徵总不免嗟卑叹老，眼眶中几流下泪来，吴棠只好从旁劝慰。好一歇，见一垂髻女子捧茶出来，虽是敝衣粗服，颇觉楚楚动人。当下注目凝睇，恰被那女子觉着，不禁把头一低，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惠徵献茶毕，就对吴棠道：“吴寅兄处不必讳言，小弟现状，连婢媼都无钱可顾。”说至此，举手指女子道：“这便是小女儿，亲充婢役，真正惭愧！”吴棠道：“怪不得我要动疑，若非大家闺秀，那里有这般容止！”惠徵不待说毕，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那女子不慌不忙，移步至吴棠前，请了双安，且轻轻的呼声老伯。莺簧初度，啾啾可听。吴棠起立，受了半礼。不由的极口赞赏。这时受她拜谒，那时受你拜谒。吴公虽是识人，恐也未必料及。惠徵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吴棠道：“难得，难得。惠寅兄，不要轻视此女，她既有此丽质，兼此大志，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说她贵人，也是

极口夸奖，谁知她更出人头地。惠徵道：“谬承虚奖，命蹇如弟，那里来的贵女！”吴棠也不与辩论，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作为规仪。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复由惠徵唤出，叫她谢赏。那女子又拜谢如仪。吴棠问女子道：“你要花粉，向我处来取，你要书籍笔墨，也好向我处来携。彼此通家，不必客气。”说罢，遂起身告辞，由惠徵率女送别。这个女子，看官不必再问，就可晓得是兰儿了。兰儿此后，常在吴寓往来。吴公曲意体恤，兰儿亦曲意趋承。就是这位吴夫人，也是大度得很，时赠衣饰。后来做到一品夫人，想必具有大度。因此，兰儿修饰益工，文墨益娴。未到破瓜年纪，已出落得丰姿绝世，才貌双全。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整顿行装，与兰儿话别。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只因父母在皖，不便远离，眼睁睁的由他自去。送行时，直到河梁。吴棠温语叮嘱，兰儿点一回头，垂一回泪，好似一枝带雨梨花，欺风杨柳。渲染得妙。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亏得惠徵也来相送，飭女停泪，方才快快告别。

吴棠已去，兰儿回家，整日里无情无绪，神思恹恹。那时惠徵仍然听鼓抚轡，并没有一点喜信，典鬻度日，眼见得支撑不住，由忧成劳，由劳成病。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只好卧床待毙。这是候补官的写照。这兰儿忍饥耐饿，勉强提起精神，日夕侍奉。无如惠徵的病势，日甚一日。昏沉时，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直到弥留这一夕，张目视兰儿道：“苦汝，苦汝，汝等到穷极无奈时，往投吴老伯，或者能仰他周济。只是他的德惠，我生时无以为报，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不胜惭愧！”说到愧字，已是痰喘交作，两眼一翻，呜呼哀哉。看官，你想兰儿，遭此大故，能不伤心？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哭罢，与母亲商量殓衾，检点了几件敝衣，胡乱包裹。只苦没钱买棺，弄得束手无策。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下一个弱妹，也陪着悲啼，毫无见识。又有一个幼弟，名叫桂祥，甫脱母怀，简直是莫名其妙，连父死也都不晓得。兰儿想了又想，只好拚着自己面目，往各旗员处哀求賻恤。各旗员见她凄楚可怜，凑集了好几两银子，畀她买棺殓父、奔丧回籍。在下走笔至此，暂作一结束。姑凑成俚句一绝以殿之。诗云：

不经磨练不精神，穷到无资殓父身。

他日尊荣无与匹，谁知当日固卑贫。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前半回总加评论，为笼罩全书之楔子，说得淋漓痛快，不激不随。后半回首叙氏族，次述寒微，既证明有清一朝之因果，复揭出西后一生之性情。看似叙事，实举全部小说之内容，隐括于本回中。开宗明义，固不可无此文。



第二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且说惠微病歿安徽，各旗员慨助赙仪，方得棺殓回籍。当时雇定一舟，把棺移下。兰儿奉着母亲，挈着弟妹，同到舟中，身外已无长物，只有两三具老旧的箱笼，随棺下载，便即开船，一程一程的进发。这时正是晚秋天气，草木零落，景物萧森。兰儿开舱睹景，拟借此排遣悲思。谁知野旷、天孤、猿啼、雁泣，一派愁惨气象，愈足触动忧怀，泪珠儿不知流了多少。此情此景，正是难堪。

过了数天，船家忽就停泊。兰儿问为何事？舟子道：“是地叫作清江浦，乃由南往北的要道。浦口有市，无论何种食物，都可买得。船上所备无多，不得不停船上岸，添购一点。若太太小姐们需买何物，即嘱我等去买便了。”兰儿闻言，呆了一呆，良久，乃转禀母亲。惠太太皱眉道：“我们行囊的银钱已将用罄，看来只好随便将就。”兰儿道：“食物也是要紧，现在途中，势难枵腹，总不能一钱不用！”惠太太无奈，取出一锭碎银，约有四五钱重量，付与兰儿，由兰儿转给船家，令他就贱价的食物买些备用。船家去讫。兰儿待了好一会，尚未见船家回来，免不得凝神悬望。遥见有一差人模样，得得而来。手中携着一包，很似有点费力。到了岸边，即朗声问道：“那一只船是由安徽奔丧来的？”兰儿听了此语，猛然记起吴大令来，不禁脱口答道：“你莫非从吴老爷署中差来的？”那人答道：“正是。”兰儿道：“我们正是由安徽奔丧过此暂停。不知吴老爷有何见谕？”那人道：“敝老爷有赙仪三百两，特着小的赍送。”兰儿道：“什么又要贵老爷费心！我家在安徽时，累叨贵老爷厚惠，今又蒙赐，如何敢当！”说至此，即着船家引来人下船。那人走入船中，向惠太太请过了安，即奉上赙仪三百两。惠太太见这重赙，不由的转悲为喜，老老实实的令兰儿收了。兰儿收了赙银，即向惠太太附耳密言，惠太太点了点头。当由兰儿启篋取银，检出三四块，共计有二三两，用了素纸包好，给与来人，并语来人道：“为我上复贵老爷，本拟踵署叩谢，因有孝服在身，不敢造次。烦你代为致意，多多辞谢。”那人道：“这个自当遵嘱。但须请给回片，方可复命。”兰儿

复返寻谢片，检了一会，已是一纸不留。只得取出笔墨，并裁了一张素笺，就笺纸上，端端正正的写一谢字，下文又写着“孤子桂祥泣血稽顙”八字，交给来人。来人看了谢片，迟疑许久，方才上岸回去。这段文字似无甚意趣，及看到下文方见兰儿才识，已是不凡。

兰儿遣去县差，正值买物的舟子回舟，收了食物，详禀惠太太。惠太太因得了重贖，复思添买另物数件，又令舟子上船续购，所以逗留多时。待到舟子转来，正拟起碇，忽岸上大呼：“留船。”兰儿瞧将过去，乃是方才来过的差人，便叫船家暂停，导差人下船。差人已走得满头是汗，作牛喘声。良久乃道：“我们的老爷说我送错了贖仪，如何是好？”令人一惊。兰儿忙道：“如何说是送错？”差人道：“我老爷发怒的了不得，亏得某师爷从旁解劝，方令我再到你船，查问来历。”兰儿道：“贵老爷是否姓吴，官印可是一棠字？”差人道：“不错。”兰儿笑道：“你不要着急，待我给你一条，包管无碍。”差人似信非信，便道：“你等不要立刻开船。”兰儿道：“我等不是骗子，请你放心。你若不信，我叫舟子与你同去如何？”差人道：“好，好。”当由兰儿写就一条，给与差人，并令舟子偕行。看官阅到此处，未免动疑：吴棠本是惠徵故友，此次惠徵病歿，家属奔丧回籍，道过清江，也应送点贖仪，为什么说是送错呢？原来此中有一个缘故，待在下补叙出来。阅者正待说明。

这吴棠出宰清江，距安徽省城，也有好几百里，惠徵的死耗，他还未曾确闻。适有一安徽副将，歿在任上。丧船过清江浦，吴棠闻知，忙差人厚致贖仪。因为副将在日，与吴棠格外莫逆，吴棠本没有异能，全赖副将替他说项，所以要差繁缺，陆续不断。这次调任清江，也是副将暗中为力。感德生前，图报死后，这也是人情同然，三百两厚贖，为此慨与。不料差人误送兰儿舟中，取回谢片，返署复命。吴棠不瞧犹可，瞧了桂祥二字，急问差人道：“什么桂祥，你把这贖仪送到那里去了？”差人道：“小的也曾问明，她说是由安徽奔回的丧船。”吴棠道：“你也曾识几个字，难道丧主的姓名都不细看么？”差人道：“丧主的姓名小的未曾晓得，老爷也未曾吩咐。”吴棠不禁气愤，把谢片一掷道：“你瞧，你瞧，为什么有名无姓？名不晓得，姓应记着！”差人道：“这个谢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小的接到谢片，也疑他有名无姓。转思谢片上面恐怕是应这样写的，因此取了就来。”吴棠叱道：“混帐的东西，谢片何能无姓？你快去取回贖仪，否则要你赔偿。”这一语吓得差人魂飞天外。正思转身外走，巧遇一幕友进来。问明仔细，并拾起谢片，对差人道：“我方才听你复禀，说此片是一姑娘儿写的，这姑娘约有多少年纪？”差人道：“不过十多岁。”幕友道：“她舟中尚有何人？”差人道：“除这姑娘儿外，还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及一个女孩，一个幼儿。”幕友道：“是否旗装？”这四字提醒差人，便答



道：“小的真是糊涂。师爷如何晓得？”幕友道：“我看谢片上面有名无姓，这明明是一个旗人。毕竟幕宾有识。只你说是一小姑娘写的，我尚不信。”差人道：“小的亲眼瞧见，不敢有欺。”幕友便指示吴棠道：“小小的姑娘儿，书法如此秀媚，定是满洲闺秀，将来未始非一位贵人。今已送给贽仪，何妨将错便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还请东翁酌夺。”吴大令得此幕宾，也是后半生的福命。吴棠被这幕宾劝解，不觉忿气渐平。便向差人道：“你且去查问来历，叫她说明氏族便了。”差人唯唯连声，从门外走出，一直跑到浦口。幸亏船尚未开。当与兰儿说明，取了复条，同舟子返署，把来条呈与吴棠。

吴棠阅毕，自语道：他是惠徵的孤儿。我与他握别时，这孤儿尚在怀抱。他曾与我说过名字，我因多事遂致失记。他的丧船过了此地，我也应送他贽仪，不过多费了些。现已如此，好人做到底，我且去探看兰儿，就便吊唁。至如副将那边，另备一份送去，便好了结。主意已定，随问差人道：“她的丧船尚在么？”差人答了一个“是”字。吴棠道：“你去传齐皂役，待本县亲到浦口。”差人应声而出。不一时舆仗俱备，吴大令乘舆出门，径到浦口停舆。当由差人报知兰儿丧船，兰儿随着母亲，上岸迎接。吴棠下了舆，登舟行吊，惠太太举哀，兰儿挈弟桂祥稽顙。吊毕，姊弟二人，复至吴棠前叩谒。吴棠扶起两人道：“相别未久，不料令尊竟已作古，真是可叹！你如何不发一讣闻通知我处？我因某副将丧船过此，赍送贽仪。寻接回片，方知差人投入汝舟。我一时失记桂儿，还不知是谁人，等到家人查复，才识是你们奔丧经此，所以特来吊唁。”委婉说来，恐非全然由衷。兰儿垂着泪道：“老伯大人的厚恩，不啻重生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怜先父去世，身后萧条，老伯面前不必讳言，连棺殓等费，统是亲戚故旧凑集而成。老伯处本应禀报，实因曩时已叨盛惠，不敢再行惊动。此次奔丧过此，乃蒙尊价前来，猝颁厚赐；正在惊疑交集，乃复劳老伯大驾惠临敝舟，此情此德，永世勿忘，先父有灵，亦衔感不置。”吴棠闻言，不禁暗想道：好一个伶俐女子！正默念间，听兰儿又接下道：“老伯厚赐，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家母刚拟壁谢，适蒙老伯驾到，正好交尊价奉还。侄女等守制在身，恕不登堂回叩。”说到此处，转身欲去取出原贽。明知吴棠将错便错，所以作此举动。十余龄的小女儿，便已解此，煞是过人。吴棠忙举手拦住道：“你莫非嫌我仪薄，所以有心却还？”兰儿忙道：“这却怎敢？只不好受此盛情。”吴棠道：“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说什么话头。”兰儿方挈了幼弟，再行叩谢。吴棠道：“你又这般多礼。相隔不到数年，你越加聪慧，不知从何处学来！”兰儿至此方破涕为笑。吴棠复从靴统内取出数金，给与桂祥，作果饵资。兰儿复令桂祥拜谢。吴棠答了礼，又嘱咐了数语，并劝慰惠太太一番，然后起身辞去，兰儿复随母送至

岸上。吳棠待她回入舟中，復命差役覓副將喪船。誰知遍覓不得。旁問鄰船，才知該喪船于昨夜經過，未曾停泊，早已遠遠的駛去了。差人之投錯賻儀，不為無因。吳棠回署，另備賻儀交與驛遞，送達副將家中，自不必說。單說蘭兒送別吳棠，立即開船。沿途無事可述。約過了兩三旬，方才到京。就把吳大令賻儀，取出開銷，安排喪葬，忙碌了好幾天，始行就緒。蘭兒嘗語弟妹道：“他日吾三人中，有一得志，斷不可忘吳公大德。”這也是她的厚處。那妹子年已十齡，略解語中意味，乃弟桂祥，全然是孩稚氣，曉得什麼恩德不恩德。

光陰易過，寒暑造更，吳公所贈的厚賻又已用盡。蘭兒家無人贍養，只好學些針黹，掉換幾文工錢，將就度日。可憐吃一口愁一口，有了早餐沒有晚餐，有了晚餐又沒有早餐。一日蘭兒對鏡梳妝，顧影自嘆道：“我的姿容，亦自謂不弱，怎麼遭此苦況？難道紅顏果真薄命么！”正嗟嘆間，忽聞惠太太已迭呼己名，叫她出買油鹽，並責她晏眠慵起。蘭兒也無心答辯，草草妝裹，便遵着母命，携筐出市。京城地近寒帶，除夏季外，整日間朔風獵獵，冷氣逼人。蘭兒只着了几件敝衣，瘦怯怯的嬌軀，禁不住這般凜冽，一步懶一步，一程挨一程，好幾刻才走入油鹽店中，付錢購物。店主某甲，素好詼諧，見了蘭兒形狀，不免調笑道：“像你這般芳容，只好在閨中靜養，如何拋頭露面，出來購物？”蘭兒道：“我沒有這般福氣。”某甲道：“我恰有一個法兒，令你安穩坐食。”蘭兒問他何法，某甲涎着脸道：“我正要娶個小妻，你肯屈就，保你享福。”蘭兒啐了一聲，頓時紅霞暈頰，烜染梨渦。某甲不禁生愛，驟伸出粗笨的手指，去挾蘭兒鼻准。蘭兒連忙閃開已被他挾了几挾，不由的變羞為嗔。某甲知她含怒，急將油鹽取出，隨道：“你不要生嗔，我畀你的油鹽，比人家加增一倍，何如？”蘭兒為油鹽起見，也只好忍心耐氣，取了油鹽，惘然而返。何物某甲敢如此搪突西施，我為蘭兒亦應悵悵！這時惠太太已倚門待着，見了蘭兒，還要埋怨几声。蘭兒不敢多言，只含着兩眶珠淚，匆匆入門。看官試想：蘭兒受這委屈，能不由憤生病么？蘭兒苦況，作書人雖善形容，然亦信而有征，並非無端捏造。是夕，身體不快，就有些增寒惡熱。過了數日，病勢漸加，有時如冷水澆身，有時如熱湯沃體。惠太太雖也顧惜女兒，怎奈囊底空空，醫藥等項，非錢不行，只好由她生病，听天由命。蘭兒委頓床間，恹恹獨卧，萬般淒楚訴與誰知！看看日色西沉，那母親也不來勸餐，自己亦不想吃什麼，恨不得立刻就死，隨父地下。轉思吳棠厚德，無以為報，店主挾鼻，未有雪恨；而且父親只傳下一脈，數齡弱弟，尚須提挈，不幸身死，只剩了老母、小妹，恐不能照管到底，似乎自身又頗有關係，不好作短命的念頭。體貼入微，刻画盡致。怎奈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左思右想，無自為計。身上又是寒一阵，熱一阵，愈覺得不耐煩，到了无可奈何的時候，只好向隅暗泣，



滴了几行伤心泪。好一歇，见母亲携灯进来，略略问了几句，她方拭了泪痕，低声作答。未几母已出外，勉强镇定精神，闭目静睡。正在朦朦胧胧的睡去，瞥见灯光一闪，有个青衣侍儿，冉冉而入，眉目间隐含秀气，装束亦比众不同，走近炕旁，向她招手。兰儿正思诘问，那侍儿偏上前扶起自身，恰不知不觉的随了她去。甫出家门，即见一片大平原，两旁都列着古木丛林，浓翠欲滴，还有翠生生的瑶草，红灼灼的琪花，掩映林间，格外秀艳。兰儿暗想道：“怎的家门外有这般胜境，我没病时往来多次，如何并没有见到？”想念未已。那青衣侍儿走得很速，已与兰儿隔了一程。兰儿急行而前，疾走了数百步，方才赶上。这所在又别具一番景致：左有银河，右有蓬岛，山风飒爽，水石清幽；空中复有白鹤飞舞，羽衣翩跹，非常皎洁，见了兰儿，仿佛如相识一般，故意低翔在兰儿头上盘旋不住。写得闪烁，恰有仙气无鬼气。兰儿心爽神怡，也不管他是什么名地，只是随行随赏，目不胜接。又行了里许，前面的侍儿忽已不知去向，但见有一座高旷的楼阁，挡住途中，上面悬着匾额，仰望似有三个大字，既不是汉文，又不是满、蒙文，并不是篆文、隶文。兰儿一想：我此番被他难倒了，如何此处的字儿我都不识一个？普通说部叙入幻境，往往向壁虚造什么楼、什么阁，还要空撰几副楹联，自鸣才学。其实虚无缥缈之间，有何字迹可凭，浪费笔墨，殊属无谓。故本书独不落俗套。再从门内探望，复道琳廊，回栏曲榭，都是见所未见。暗想：这里莫非是琼楼玉宇？我何幸到此一游。可惜导引无人，不能擅入，看来只好作个门外汉吧？正想着，那侍儿从门右出来，含笑相迎。兰儿喜甚，不暇详问，立即随入。穿过回廊，绕出曲槛，方到里面的大厅。白玉作梁，黄金作柱，碧云为牖，月为灯，说不尽的华丽，描不尽的精工。所陈几案桌椅等件，并非竹木制就，统是天然的宝石雕砌而成。还有极大的珊瑚树，极高的琥珀台，陈设两楹。真是满目琳琅，令人目眩。那兰儿几疑身入广寒，弄得神思恍惚，心不由主。俄闻珠帘响处，香风一阵一阵的吹将过来，接连有环珮声、履舄声，杂沓而出。当先的是两名侍女，轻裾长袖飘飘欲仙。随后又有五六个艳姝，身材不相上下，个个似宝月祥云，明珠仙露。这许多色彩，射入兰儿眼帘，不由的因羨生惭，自觉形秽。蓦听得一声珠喉，度入兰儿耳中，道：“贵客到了，如何不请她进来。”兰儿一怔，不知谁是贵客？忽由前导的侍儿将她扶入。她进了厅，见各丽姝统站着左首，风环雾鬓，秀逸不群。顿时目迷心折，拟向前屈膝请安。但听各丽姝齐声道：“不敢，不敢，你是将来的国母，休要客气。”奇极。言毕，统向兰儿握手问好。兰儿至此，也好像自身已列尊荣，竟放着胆，与她酬答。寒暄数语，渐渐投机，各丽姝就邀她坐在客位。兰儿不及谦让，竟至东首坐定。侍女献上一杯，这杯系碧玉镂成，异常玲珑，杯中盛着清水，并无一颗茶叶，偏是芳气袭人；各丽姝俱执杯劝饮，兰儿遂